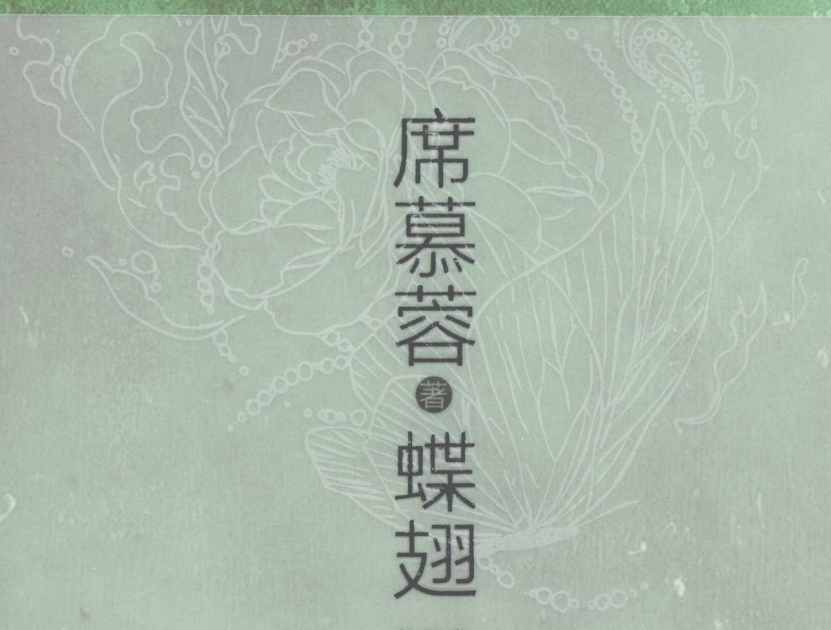


席慕容散文典藏版
陈先法·主编



席慕容 著 蝶翅

岁月飞逝，世事果然都如浮光掠影。
可是，那炽热的红字刻在灰黑色的纸页间，如蝶翅般颤动着的片段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在又隔了这么多年之后，依旧会不时地飞进她的心中。

岁月飞逝，世事果然都如浮光掠影。
可是，那炽热的红字刻在灰黑色的纸页间，如蝶翅般颤动着的片段，
不知道为什么，在又隔了这么多年之后，
依旧会不时地飞进她的心中。

成长的痕迹，《蝶翅》里记下的，则是在创作上的疑惑、寻求以及期盼。

如今，隔着一段时光再回望，我很庆幸自己很早就养成了写笔记的好习惯。原来，这书写本身，对生命来说，既是一种热烈的释放，也是一种冷静的整理。

透过文字，我们得以重新审视那个或许更为真实的自己，以及，那一条无限迢迢的来时路……

席慕蓉

2010年6月29日

写于淡水

篇一 窗前的青春

- 003 / 谦卑的心
- 004 / 母亲最尊贵
- 005 / 窗前的青春
- 006 / 白色山茶花
- 007 / 幸福
- 008 / 理想
- 009 / 明镜
- 010 / 岁月
- 011 / 再会
- 012 / 我的苦闷
- 014 / 哭泣的女孩
- 016 / 夜校生
- 018 / 春回
- 020 / 生日卡片
- 023 / 母子
- 024 / 夫妻
- 026 / 同学
- 028 / 同胞

篇二 栀子花

- 031 / 回顾所来径
- 033 / 我的选择
- 034 / 孤独的行路者
- 035 / 严父
- 036 / 贝壳
- 037 / 荷叶
- 038 / 马樱丹
- 040 / 鸡蛋花
- 042 / 十字路口
- 043 / 台湾百合
- 045 / 争夺
- 047 / 栀子花
- 049 / 唯美

篇三 孤独的树

- 053 / 桐花
- 056 / 眠月站
- 059 / 飞翔
- 061 / 独白
- 063 / 镜里与镜外
- 065 / 给我一个岛
- 067 / 天真纯朴的心
- 069 / 书与时光——写给栋栋
- 071 / 孤独的树
- 073 / 此刻
- 075 / 我的抗议
- 077 / 寒夜
- 079 / 开端
- 081 / 雾里

窗前的青春

青春有时候极为短暂，有时候却极为冗长。
我很清楚，因为，我也曾如你一般的年轻过。

谦卑的心

有一阵子，我住在布鲁塞尔市中心，上学途中必定经过拉莫奈广场，在广场的角落经常有位老太太在那里摆个小摊子卖花。

有一个春天的早上，天气好冷，行人不多，她的摊子上已摆满了黄水仙，嫩黄的花瓣上水珠晶莹，在朝阳下形成一种璀璨的诱惑。我停下来向她买了一束，她为我小心地包扎起来，然后，在她把零钱找给我以后，我看到她匆匆地低头画了个十字。

我觉得很奇怪，忍不住问她：

“请问你这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
她抬起满是皱纹的脸来向我微笑：

“小姐，我每天在卖出第一束花时，都要向天主道谢。”

以后，每当我起了骄傲的意念时，我就会想起这位卖花的老妇人，和她的谦卑的心。

母亲最尊贵

我的学生说：老师，你别只描述你贵族的母亲，你也写一些世间平凡的妇人吧。你知道，有一些母亲没有美丽的面容，没有丝质的衣服，没有学识，没有地位，甚至没有娱乐，整天只有那无休无止的工作。跋涉在山间的小径上就如同跋涉在人间的长路上一样，有些很困苦的母亲，在走着很困苦的路呢。

我回答他说：母亲有了你和你的弟妹，再困苦的路她也肯走。你怎么能用外表的一切来衡量母亲的心呢？你要知道，所有的母亲，都是这世间最尊贵的一种种族。

理想

我知道，我把这世界说得太理想化了。可是，我并没有错，如果没有理想，这世界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呢？

理想，在实现以前，有很多名字，它们是：幻想、妄想、白日梦，和，不可能。

可是，就是它，使得一个只能爬行的看守鸭子的小男孩，变成了受众人崇敬的学者与勇者。也就是它，使得一个患病二十多年、只有小学学历的女孩写出那么多本喜悦和美丽的书。

我们不能再找借口说他们的成功是因为“得天独厚”了。非承认不可的是：他们的成功是因为他们有理想，并且，坚信不移。

我的苦闷

在一个阴雨的午后，一个学生怎样也调不出她想要的颜色，于是，我这个做老师的只好坐下来帮帮她的忙。

当她把调色板递给我的时候，那木头的光泽吸引了我，好漂亮的一块木头，拿在手上分量刚好，本色上刷了一层透明的漆，原来该是很浅的木色，大概是年代久远的关系，经过了时光与人手的抚摸，让原来单纯的木色变得古雅厚重，木纹又极为细致，就好像中古世纪西方宗教画上的那一层釉彩一样，整块木板有着一层无法形容的美丽光泽。

“这是在哪里找到的调色板？”我问学生。

她有点含羞地微笑了

“这是我爸爸的，我爸爸年轻时用的。”

“他现在还画吗？”

“不啰！早就不画啰！我爸爸现在在开电器行。可是我考取了美术科，他比谁都高兴，这块调色板是他找了出来给我的。”

年轻的父亲在用着这块调色板时，曾有过多少年轻的热情和年轻的希

夜校生

在傍晚下课回家的时候，常会经过光复中学和治平中学的校门口，有时候，正碰上夜间部的学生上学，在十字路口，车辆会被维持交通的同学挡住，正好可以仔细地端详他们。

谁说这一代的青年是失落的一代？在我眼前有那么多可爱可敬的孩子们，不知道从四面八方什么地方走过来的，马路上都是他们！穿着干净整齐的校服，带着安静快乐的笑容，和日间部的学生有些不一样的是，头发留得都比较长，脸上的神情也显得老成些，而且，他们好像都很喜欢身上的那套制服，似乎那套制服是一种希望，一种象征和一种自豪。

他们实在足以自豪，在一天工作的劳累之后，还能从各个地方搭车过来，不懈不休，高高兴兴地走来上课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。

有一次，在保养厂修车，一个满身油污的年轻工人，看见我车内载了油画，于是从印象派谈起，谈到中西绘画的异同，整个修车的过程，我们都谈得极为投机。原来他白天在修车厂工作，晚上在工专读书，假日还拜师学国

画、书法和日文。他向我说出他的学历时，又高兴又有一点脸红，好纯朴的一个青年！

在全省各地，有好多这样的青年，他们的家境显然不十分好，他们的工作环境也不一定理想，在夜校里的成绩可能也并不很好，可是，都有一颗极肯上进的心，就是这一颗心使他们的生活与思想变得极不平凡。

而在一个安定的社会里，只要脚踏实地，肯一步一步地往前走，这些青年的未来必然有无限希望。我们也许不能为他们直接地做些什么，但是，若是我们每个成人都能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，竭力地促进这个社会的安定和繁荣，那么，我们不也是间接地在为他们铺路吗？

夜校生，让我们一起来加油！

这也是没有办法的，因为很多不能忘记的事都是在那里发生，从那里开始的。

就好像我常爱讲给朋友听的那件事一样：有一个春天的下午，天气那么好，在屋子里的我禁不住引吭高歌，一首接一首地唱了起来。透过落地窗的玻璃，看见德姐在杜鹃花丛里走过来又走过去，她长长的黑发在脑后梳了起来，露出一段柔白的颈项，从缤纷的花丛里转过来的脸庞上竟然带着一种很神秘的笑意。

被这样一幅画面吸引住的我，歌也忘了唱了，就站在窗前呆呆地看着微笑的对我走过来的姐姐。

姐姐走进来了，脸还是红红的，她说：

“你知道，我为什么一直要待在院子里吗？”

“看花？晒太阳？”我试着回答她，姐姐摇头，然后，那种神秘的笑意又浮了上来：“我待在院子里，是为了要告诉别人，在屋子里唱歌的那个人不是我！”

接下来的，当然是一阵不甘受辱的惊呼，然后就是一场追逐和嬉笑。当我们两个人终于都累得跑不动了的时候，我就顺势在草地上躺了下来，在笑声和喘息声里，我还记得那很蓝的天空上，有好多朵飞得好快的云彩。

而那样单纯和平凡的日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？一直认为是应该的，并且不足为奇的相聚，怎么忽然之间竟然变得珍贵和不易再得了呢？

今夜，在多雨的石门乡间，杜鹃花在草坪上一丛又一丛的盛开着。打开姐姐新录制的唱片的封套，轻轻地吧唱片放在转盘上，静夜里，姐姐深沉又柔润的女中音听来特别美丽。十几岁起、二十年的努力使她终于能够实现了年少时的愿望，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声乐家。

可是，我却常常会想起我们山坡上的那个开满了花的院子，和天上的那些云彩，白白柔柔的，却飞得好快。

不肯回来的，大概也不只是那些云彩了。

生日卡片

刚进入台北师范艺术科的那一年，我好想家，好想妈妈。

虽然，母亲平日并不太和我说话，也不会对我有什么特别亲密的动作，虽然，我一直认为她并不怎么喜欢我，平日也常会故意惹她生气；可是，一个十四岁的初次离家的孩子，晚上躲在宿舍被窝里流泪的时候，呼唤的仍然是自己的母亲。

所以，那年秋天，母亲过生日的时候，我特别花了很多心思做了一张卡片送给她。在卡片上，我写了很多，也画了很多，我说母亲是伞，是豆荚，我们是伞下的孩子，是荚里的豆子，我说我怎么想她，怎么爱她，怎么需要她。

卡片送出去了以后，自己也忘了，每次回家仍然会觉得母亲偏心，仍然会和她顶嘴，惹她生气。

好多年过去了，等到自己有了孩子以后，才算真正明白了母亲的心，才开始由衷地对母亲恭敬起来。

十几年来，父亲一直在国外教书，只有放暑假时偶尔回来一两次，母亲

就在家等着妹妹和弟弟读完大学。那一年，终于，连弟弟也当完兵又出国读书去了，母亲才决定到德国去探望父亲并且停留下来。出国以前，她交给我一个小黑色的小手提箱，告诉我，里面装的是整个家族的重要文件，要我妥善保存。

黑色的手提箱就一直放在我的阁楼上，从来都没想去碰过，一直到有一天，为了找一份旧的户籍资料，我才把它打开。

我的天！真的是整个家族的资料都在里面了。有外祖父早年那些会议的相片和札记，有祖父母的手迹，他们当年用过的哈达，父亲的演讲记录，父母初婚时的合照，朋友们送的字画，所有的纸张都已经泛黄了，却还保有着一层庄严和温润的光泽。

然后，我就看到我那张大卡片了。用红色的圆珠笔写的笨拙的字体，还有那些拼拼凑凑的幼稚的画面，一张用普通的图画纸折成四折的粗糙不堪的卡片，却被我母亲仔细地收藏起来了，收在她最珍惜的位子里，和所有庄严的文件摆在一起，收了那么多年！

卡片上写着的是我早已忘记了的甜言蜜语，可是，就算是这样的甜言蜜语也不是常有的。忽然发现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好像也只画过这样一张卡片。长大了以后，常常只会去选一张现成的印刷好了的甚至带点香味的卡片，在异国的街角，匆匆忙忙地签一个名字，匆匆忙忙地寄出，有时候，在母亲收到的时候，她的生日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了。

所以，这也许是母亲要好好地收起这张粗糙的生日卡片的最大理由了吧，因为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也只给了她这一张而已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只会不断地向她要求更多的爱，更多的关怀，不断地向她要求更多的证据，希望从这些证据里，能够证明她是爱我的。

而我呢？我不过只是在十四岁那一年，给了她一张甜蜜的卡片而已。

她却因此而相信了我，并且把它细心地收藏起来，因为，也许这是从我这里能得到的唯一的证据了。

在那一刹那里，我才发现，原来，原来世间所有的母亲都是这样容易受骗和容易满足的啊！

在那一刹那，我不禁流下泪来。